



2013年 当代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中篇小说

《徐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一芳
《创世纪的西街》 蒋一鹤
《晚安玫瑰》 迟子建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李唯
《开渠》 宋小词

短篇小说

《上洛达中的摄影师》 徐忆勃
《火锅子》 钱一澈
《后来者》 刘庆邦
《透明》 蒋一谈
《老桂家的鱼》 南一翔

报告文学

《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小康梦》 王宏甲 刘一建
《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震后家庭再生纪实》 贺小晴
《面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存目） 阿米
《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存目） 余德
《红脸——国家审计在行动》 一合 薛景辰

散文随笔

《书生的骨头》 詹谷丰
《黄河祭 1938》 吴光辉
《我深爱这片土地——一位女兵来自喀喇昆仑山的报告》 汪一瑞
《姥爷》 蒋雯丽
《乱世游击》（存目） 野一天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2013年 当代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排行榜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28-4429-5

I. ① 2… II. ① 北… III. ①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628 号

地震版 XM3264

2013 年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责任编辑: 赵月华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4 年 6 月第一版 201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536 千字

印张: 35

书号: ISBN 978-7-5028-4429-5/I (5119)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中篇小说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 方 方	3
	朗霞的西街 / 蒋 韵	83
	晚安玫瑰 / 迟子建	118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 李 唯	195
	开 屏 / 宋小词	251
短篇小说	上帝选中的摄影师 / 薛忆沔	293
	火锅子 / 铁 凝	302
	后来者 / 刘庆邦	309
	透 明 / 蒋一谈	320
	老桂家的鱼 / 南 翔	337

报告文学	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小康梦	
	/ 王宏甲 刘 建	357
	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	
	/ 贺小晴	421
	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 / 阿 来（存目）	
散文随笔	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 / 余 艳（存目）	
	红脸——国家审计在行动 / 一 合 薛景辰	455
	书生的骨头 / 詹谷丰	499
	黄河祭1938 / 吴光辉	527
	我深爱这片土地——一位女兵来自喀喇昆仑山的报告	
	/ 汪 瑞	534
	姥 爷 / 蒋雯丽	545
	乱世游击 / 野 夫（存目）	

中篇

小说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 方 方 |

原载《十月》2013年第2期

河并不宽，石头遍布。

水在石头缝里流，风小时可听到的的哆哆声，像是两人在叽呱地讨论，如少女的清脆，间或还有笑。山里的风经常很大，于是更多时，石缝的水轰隆地撞着石头，倒更像两个男人瓮声瓮气争执，时而暴躁，时而低缓。越朝山里，路越细窄。走到深处，两架山便对脸凝望。山影也轮流倒在对方的身上。

下了几天雨，木桥垮掉。村长原说马上就修。眼见雨又要下，村长就又说，等雨停稳再修吧。

涂自强从溪南村回来。过河时，踏着石头，一步一跃。有桥无桥，都与他无关。以前上学，他也懒得走桥，就这么跳。人之本能许多都与动物类同。涂自强每跳石头都有愉悦之心。

只有这天，他本该兴奋，却又心神黯然。涂自强捏着采药给的诗。适才在板栗树下与她挥手作别时尚且放声大笑，转身拆纸展看，似挨了一闷棍。想回头，又忍下了。二十几里山路，这诗竟一字一榔头地敲打他。落在脑袋顶，也落在胸口，痛得他走走歇歇。还没到家，所有字便如同石匠凿刻了两次。脑袋里一次，心头上一次。

不同的路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不同的脚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从此我们就是
各自路上的行者
不必责怪命运
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采药落榜了。她情绪低落，不想多话，只是在这张淡蓝纸上写字，然后交给他。涂志强想起，这是他在县城配眼镜时，特意到文具店买下的一沓蓝色信笺。他知采药喜欢写点什么。

从石上一跃上岸，涂自强未及站稳。迎面过来一头牛，牛背上坐着四爹爹。四爹爹说，强伢，说是你考取大学了？

涂自强点点头，说是呀。

四爹爹说，要去汉口？

涂自强说，嗯。不过学校不在汉口，在武昌。

四爹爹便拍着牛背大笑，说好好好，都一样都一样。我涂家也出了人才。

四爹爹的手太重，拍得牛不知所措，两眼露出凄惶。涂自强淡淡笑道，四爹爹，只是上个大学哩，还不是人才。

四爹爹说，咋不是？村子里卢家孙家，没一个大学生吧？村长的儿，也没考取是不？何况你还不是去襄樊，是去汉口！你四爹爹，还有你爹，你一箩筐的叔伯，哪个去过汉口？你不是给我们涂家争光又是咋的？

涂自强想想也是。涂家在村里是小户，一直受气，这回也算可以扬眉一次。四爹爹说，强伢，你这口气争得好。想当初，你生下来，你爹叫我给你取名字，我就想到两个字：自强。我们涂家没有别的，就是靠自家强。

涂自强笑道，难怪我考得好，原来是四爹爹的名字取得好哩。

四爹爹便高声笑起，嘎嘎的，河两岸满山的树如被大风吹刮，也都哗哗的。牛也被这笑声感染，凄惶不见了，它哞地叫了一声。四爹爹说，看，

我屋里三黄都替你高兴哩。

风掠过涂自强耳边，夹杂其中的笑也轰隆隆地过去，响亮且欢悦。涂自强原本有些痛得紧紧的心，竟被这声音舒缓下来。

这天夜里，一家人都高兴，且睡不着觉。父亲一向呆板的面孔，也活动起来。嘴角边似漫出笑意，又似不是。母亲慌张地进出，不知忙些什么。忙时晕了头，就转到案前，给摆在上面的观音菩萨拜上几拜，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上几句，仿佛让自己清醒一点。四爹爹领了远亲近邻几个过来祝贺，连村长也走了老远的路赶过来。录取通知书便在这些黑糙的手上传来传去。一伙子七嘴八舌地又坐了许多。

涂自强没有加入谈话，他只是静坐一边。劣质烟雾呛得母亲连连咳嗽，她的眼睛被灶火熏得早已浑浊，见烟淌泪。直到夜静得狗都懒得叫了，此时人们才一个一个高声地咳着离开。

这晚的涂自强也久睡不着。他有许多的高兴，但也不尽然。月光从屋顶亮窗漏下，很淡却很晃眼。采药的脸和诗便都在那片光亮处游走，没有言语，只是静走，仿佛鬼魂。涂自强迫使自己闭上眼睛。这鬼魂便越过他眼皮，浮在暗中，继续晃荡，然后随他入梦。涂自强只见自己一步一步地随着鬼魂，然后抵达一处沙漠。沙漠了无边际，亦了无一人。他不知他追随着谁，只知剩他一人在苦苦挣扎。挣扎到脱力，连路都走不了，于是爬。爬去爬来，他亦不知自己要爬向哪里。蓦然间，身边有驼铃来去，清脆嘹亮。人们皆抬头走路，笑声夹在铃声里，全然不觉有他存在。他也就低头不看，努力地在他们脚边爬着，骆驼蹄几次都踩到他。他痛得嗷嗷叫唤，叫喊压不住驼铃里的笑，自是无人听见。就这样，他把天色爬出了朦胧。亮窗里的光变得明亮，然后发热，热气落在他的身上。莫名中他就醒了。揉眼时，恍然还在爬。并在身后爬出一行字，每一字都很清晰，浮在黄沙上。风刮得呜呜作响，竟未吹散它们。涂自强看得很清楚，字有九个：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

太阳升得老高。涂自强走出屋门。母亲正喂猪。猪是前几月才去镇上抓回的。母亲说，看，小黑长得多肥呀。小花前阵子瘦，现在又回过阳来，见天长肉。等你从大学放假回，它两个，哪个肥就杀哪个。

涂自强自上中学，家里就没让他喂猪。他想接过饲料，母亲却避开身子，

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又说，我煎了面饼，放了鸡蛋，是今早上家里的鸡特意为你下的。

涂自强很少起得如此晚，他说，妈你怎么不叫我起？

母亲笑道，我就是想让你睡哩，难得我儿好生睡个安神觉。

涂自强便跟母亲搭讪，有一句没一句。母亲执意赶他进屋吃饭，涂自强只好随她。面饼搁在灶台上，涂自强便坐在灶前的木椅上嚼面饼。炉灶还热着，柴火似乎未曾灭尽，还有几星在漆黑的炉膛里闪。那个梦竟在此时又浮了出来。平常睡醒，梦都会忘得干净，可这一次却记得整个过程。涂自强不解其故。又想，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会在沙漠里？何故我不是站着走而是在爬？好孤单好落魄的样子？

涂自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原有两兄一姐。姐姐十六岁时，跟人外出打工，从此了无音讯，连一个字都没有寄回。村里其他打工的人，都说没见过她，涂自强的母亲不知何处去找，便只每年在她生日那天，下一碗面，一家人闷闷地吃，边吃边叹，说人怕是没了。而两个哥哥，一个痴呆，没满七岁就死掉了。另一个倒是长成了人，在姐姐跟人出去打工那年，也跟村里人去到山西挖煤。早几年还带钱回家，后又捎信说在外面找下媳妇。媳妇也没带回来过，再后来就没了声息。山西有人带来口信，说是死在煤矿井下了。他在山西哪里，又在哪口井挖煤，家里无从知晓。涂自强曾想去找，被母亲拦下。母亲说，上哪找？再把你丢了咋办？这就是他的命。家里就指望你了，你还是好好读书吧。父亲本就是闷人，没了两儿一女，他更是一天难说一句话。除了在山脚种土豆，再或进山打柴，涂自强没见过他做过别的事。十年时间，哥姐连续出事，父亲仍是进山打柴刨土豆地，眼泪都没见流，谁也不知他心里的想。母亲说，他会想啥？他什么都不会想。他脑袋是空的。再说了，想又有什么用？母亲说时，眼泪哗哗地往下垮。她的眼被灶柴长年熏得管不住眼泪。垮了一阵，便自家用衣袖把脸一抹，说就是这个命吧，好在还有强伢。

那一年涂自强上了高中。

涂自强从父亲和母亲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心知父母心里千痛万痛，能够扛下来，就是心里还有盼。他就是他们的那个盼。明白了这个，涂自强每天早起，都在心里对自己说，涂自强，你不可让爹妈失望。

吃完饼，涂自强在缸里舀了一勺凉水，咕嘟嘟灌了下。这是他在学校养成的习惯。学校早餐大多就一个馒头，吃不饱。采药说，吃完就喝水，馒头在胃里泡涨开，就会饱。涂自强听信采药的话，于是每天饭后要喝一茶缸水。喝水后果然有强烈饱感。采药说那话时，他俩刚升到初二。

涂自强眼里又浮出采药的样子。他想，要不要再去一趟溪南村？母亲挎着筐，手上拎了根锄，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涂自强说，我去吧，你在家歇着。

母亲一闪身，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这不成。村里人会骂我的。四爹爹昨晚还说了，你就是我们涂家的金枝玉叶，要好好伺候着。

涂自强就笑了，说吓唬人哩。

母亲也笑了，说吓唬就吓唬，我们愿意哩。你去跟同学玩去吧，也在家待不了几天。四爹爹说了，你一脚跨出村，将来今后就是国家的人才。我们涂家不可以屈了人才。

涂自强觉得跟母亲说不清，只得望着母亲远去。母亲年岁渐长，走路也没了以往的轻快，一步一顿，重重的样子，仿佛腿上坠了铁块。日常的灶柴和冬天的烤炭，累月烟熏火燎，她的眼睛业已浑浊不清，用衣袖拭眼已成习惯动作。涂自强看着母亲不时抬手拭眼，袖口已被拭得发黑，心里发酸，暗想，将来一定得让她过好日子。

天气十分晴好。村长领了两个木匠开始修桥。涂自强过去打招呼，村长说，强伢，你好出息。往后进了城，还是要记得乡亲哦。

涂自强说，当然当然。走哪都不能忘本。

村长斩钉截铁地说，学好了得去县衙当官！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当官，就吃不到亏。朝内有人，一村人都好过。你爹妈我会照应。你呢，将来就照应我们村。

涂自强哭笑不得，说我学的是物理，这不是当官的专业哩。

村长说，谁说不是？溪北村马家小子学的是养猪哩，谁见他养猪了？在京城当了领导，县长见他都哈腰。看看他们溪北村，县里有好事情就归他们，修路都先修到他们村口上。

涂自强笑笑没回嘴，他知道村长说的是个事实。

涂自强独自朝溪南村走。他本不想走这个方向。脚却不由自主。脚已

经习惯了到那里去。习惯了沿着溪岸，习惯了贴着山边，习惯了顺着杜鹃花一溜开着的土径，就像狗习惯了自己的回家路一样，脚也习惯了去溪南村找采药。

一直走到溪流拐向西山涧，猛见到溪南村口的板栗树，涂自强怔了一下，刻在他脑海的诗又浮了出来：不同的脚 /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 / 从此我们便是 / 各自路上的行者。

涂自强刹车样收住脚步。他蹲在一丛杂木下，埋下头强迫自己定下心来。他对自己的脚说，往后再不准走到这条路上来，要记得去走一条新路哦。

二

离开学还有好些天，涂自强决定提前走。他对父母说，咱的钱也不够，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城里打工的地方多，早去不定可找个地方干干活，多少也挣点读书钱哩。父亲说，娃说的是。闲着是来不了钱的，何况山里活钱也难赚。这是涂自强这辈子听到父亲讲的最长一句话。他有些惊讶。

母亲便说，都随你哩。

涂自强出发那天是个周五。父亲早起看了天，说了一句，今儿天色好出门。屋外的天很亮，两架大山耸着厚背，却也遮挡不住一道道光明。阳光轻松地落在村路上，落得一地灿烂。山坡上的绿原本就深深浅浅，叫这光线一抹，仿佛把绿色照得升腾起来，空气也似透着绿。

母亲坚持让涂自强穿长袖衬衣，嘴上说，山里风凉，到了镇上，天热了，也不要脱，太阳大着，防晒哩。涂自强由着母亲，因为他知道，任他怎么反对，也是没用的。

母亲将一条细长的布带仔细地扎在涂自强的腰上。扎紧了，又特意用手扯了两扯。这是母亲连夜赶着缝起的。布带有一寸宽，双层空心，细密的针脚把布带口封得严严实实。母亲缝完还用手拽了几拽，见没拽散，才放下心。现在，它里面鼓鼓囊囊地塞了东西。母亲努力地让它们变得平展。涂自强知道，那是钱。是他全部的钱。是这些天村里所有涂姓人家凑给他的学费。钱很零碎，村里人家甚至没有大钞供他们一换。母亲说，这个万不可离身，也万不可被人瞧见，更不可丢了，乱花也不可以。村里人都穷，凑这么多是心意。你去学校就得靠它。爹妈帮不到你，我儿你全得自己靠

着自己了。

母亲说着眼睛又流了水，她依然用衣袖拭眼。衣袖上黑乎乎的那块泛出湿迹，显得更黑。涂自强心里便有些堵得难过，他差点也有眼泪涌出，但到底还是忍下了。山风从门外刮进，母亲的头发被吹得翻起，发根深处露出些白。母亲刚满五十岁，却已像个老人。涂自强想，将来定要让爹妈住进城里，定要让他们这辈子享享福才是。

涂自强搭了台拖拉机离开村庄。村子人家并不多，都分散在一个个山坳里。远的过来一趟要跑几十里路。但村里老少差不多全赶来为他送行。路口的银杏树下，稀落地站着他们。鸡狗猪还有小孩子亦都倾巢而出，在大人的腰以下，一派胡窜乱跑。涂自强跳上拖拉机，见整个树下鸡飞狗跳得煞是欢腾，心里竟冒出不舍的念头。

山里静，拖拉机开离了好远，还有声音沿路拐弯托风传来：强伢，要当个大官回来！又有声音说，回来把村里的路修宽点，好走大卡车。

涂自强又感动又好笑。拖拉机手是涂自强的小学同学。他读到五年级家里没钱就退了学，现在便跟着镇上的建筑队拉砖拖石头。拖拉机手说，都拿你当英雄哩，指望你学完回来拯救村庄似的。

涂自强便笑，说亏得他们敢想，吓也要吓死我了。

拖拉机手哈哈大笑，说小时候还以为我比你出有出息，想不到居然你比我出风头多了。

涂自强说，我不过傻读书罢了，到现在还是你出息呀。这不我蹭你的车来了。涂自强话音一落，拖拉机手又一阵大笑，拖拉机便摇摆得厉害，拐弯时险些要掉到山涧里。涂自强大叫道，你别让我连学校大门都见不着呀！

翻了一架大山，离村远了。又行了许久，及至山脚拐弯，突然转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拖拉机速度正快，眼见得要撞上。涂自强惊骇地叫喊起来。拖拉机手有点慌乱，遂将拖拉机朝着山壁贴去。

女孩倏一下擦边而过，几乎没有刹车，在涂自强惊魂未定之中骑远了。拖拉机却失了控，贴着山壁开了十来米，石头刮铁发出刺耳的声音。声音止，拖拉机也熄了火。拖拉机手跳下来，看了看拖拉机头，用脚踢了几下，然后朝着涂自强说，我见了女人就倒霉。得找人来修，怕是明天也动不了。

涂自强亦跳下拖拉机，说，我哪能陪你等到明天？

拖拉机手说，不能等，就自己赶路去吧。原本说你蹭我的车，让我比你出息的，现在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了。

涂自强笑了笑，说等你哪天有了好车，我再蹭。这机会我一定给你留。

拖拉机手帮他把行李拿下，又托起放到他背上，然后说，一边走，一边拦车，没准拦到小轿车，比我这个舒服得多。

涂自强懒得跟他贫嘴，背着行李，朝他晃晃手，自己上了路。所谓行李，其实就是一床被子包裹着几件换洗衣衫，再加三两本涂自强喜欢的书。冬衣从初中一直穿到高中，早就烂得不像样子，母亲便说，今年冬天重新缝件新的，到时候寄过去。所以涂自强最厚的衣服就是一件运动衫，行李倒也不重。

通往镇上的山路是偏道，少有车辆往来，十分清冷。涂自强背着被子独行，便有些醒目。偶有汽车驶近，他忙不迭扬臂挥手欲拦之，汽车却根本不搭理他的一厢情愿。一个司机甚至伸出头朝他啐了一口。涂自强闪身避让时，几乎摔到山下。稳住脚定神间，他想骂人，言词到了嘴边，却突然想起采药的诗。采药说，不同的路 / 是给不同的脚走的 / 不同的脚 / 走的是不同的人生。是了，涂自强想，自己的人生，只能靠自己的脚朝前走了。

走着走着，倒也没觉得什么了。红军长征两万五，爬雪山过草地，还要打仗。而他不过背着行李朝镇上走，如此而已，又有什么可在乎的？这么一想，涂自强心里倒真的强大起来。

几近中午，涂自强还没出山。肚子却饿了。山边有户人家，门前门后都种着菜。涂自强走过去，门大开着，却没有人。

涂自强叫了一声，有人吗？

一个女人声音从头上落下，找哪个？

涂自强抬起头，见一女人从山上拖着树枝朝下走。树枝七叉八歪，长长短短。涂自强忙快跑几步，上到她跟前说，我来帮你。女人说，这个我自己拖下去，山上还有一些，你帮我弄下来。

涂自强继续朝上，约摸走了四五十米，果然见有一堆砍好的枯树枝散乱放在石壁边。涂自强顺了顺，找了根藤，挑了几根粗的，扎在一起，顺溜而下，拖到了屋后。女人正站在那里揩汗。她边指教涂自强摆放树枝，

边说，学生娃，你找哪个？

涂自强说，我搭拖拉机去镇上，哪晓得它半道坏了，我只好走去。走到这儿，口渴，肚子也饿，看看能不能讨口水喝，搭边吃顿饭。说罢涂自强又大声补充一句，我付钱。

女人笑了起来，挥挥手说，去帮我把山上的树枝都拖下吧，吃饭不要钱，当是我付你的工钱。

涂自强一听大喜，忙不迭说，那是最好。

涂自强总共拖了三趟，方把女人堆在山上的树枝全部搬了下来。他抬头看看天，觉得这两天恐是会下雨，心道这柴湿了最是难烧，便又将枯枝摆好理顺，见旁边扔着一块旧塑料布，顺手扯起搭在树枝上。

涂自强做完活儿，再进女人家时，女人已在厨房做饭了。灶火里的苗一蹿一蹿地朝外跳。涂自强说，做完了。

女人便一努嘴，说那边有水，洗手，喝，都行。山上的水，干净哩。

涂自强说，我晓得。我家的也是。

女人家的菜很简单，除了一碟咸菜，也只有一盘炒茄子，女人放了几只辣椒，碧绿碧绿的夹在其间。对涂自强来说，这些已足够好。女人不时给涂自强夹上两筷子，嘴上反复说多吃点。涂自强说，我知道我知道。

饭间女人问涂自强去镇上做什么。涂自强便把自己要去武汉上大学的事说给她听，说时语气里充满自豪。又说他走到镇上再坐车到县里，然后再由县里转车去武汉。

女人脸上便一脸的佩服，连连叹说，你爹妈养了你这样的好儿，真是合适。涂自强笑而未答，心里却想，说得也是。

吃过饭，涂自强准备上路。女人说，慢点。说罢她进到里屋，几分钟后，拿了个小布包出来，说你走到镇上，必定赶不及上县里的班车。我男人在镇上给人盖屋，你帮我捎两件衣服给他，顺便让他给你找个住地。

涂自强忙说，我捎衣服就行，不麻烦大哥了。

女人说，说什么麻烦不麻烦，我们山里出了大学生，他坐一晚，都得让你睡下。不然你还花钱住店？

涂自强想了想觉得女人的话说得暖心，便笑道，哪能让大哥坐一晚？我听你的，去了随他安排好了。

谢过女人，涂自强继续顺山路行走。或是吃饱饭的缘故，又或是女人的话句句都暖着他的心，虽然背着行李，却也大步流星。走了许久，全无累感。天擦黑时，涂自强走到镇上。按女人的地址，他顺利地找到她的丈夫。

那男人拿着衣服有些惊讶地看着涂自强。涂自强便又将自己要去武汉上大学的事念叨了一遍。男人的眼睛顿时就亮了，昏暗中，仿佛照亮了涂自强的脸。男人说，你比我有出息，我也参加过高考哩。差几分没取上，现在只好干苦力。

男人招待涂自强吃饭，又把他介绍给一起盖屋的人。闻知涂自强是准备进武汉念书的新科大学生，大家都开心起来，起哄着要喝酒。端菜上桌的大婶说，喜事喜事，我们山里出个人才不容易，我去加个菜。说话间，蹲在墙边吃饭的人都围了过来，大家便将桌子腾展得更开。酒是谁拿来的，涂自强也不知道。他糊里糊涂被人敬了几口，不一会儿，就醉倒下了。朦胧中，听到有人笑，说这会读书的人就是不会喝酒。我们就是因为会喝酒，所以不会读书。后面还有什么声音，慢慢都在涂自强的脑间渐行渐远，蓦然间就没有了。

涂自强醒来时，天已大亮。屋顶上射过几道光柱，像是阳光劲道太猛把屋顶捅穿似的。简陋的工棚里一个人都没有。满屋都是臭烘烘的味道，比他上学住的宿舍更浓。那时他们几十人住一间大仓房里，铺挨着铺，天天体臭味汗臭味挥之不去，就连冬天也是如此。涂自强有些恍然，几秒后，方忆起自己置身何处。他小小地自嘲了一下自己，觉得不过刚离学校两个月，自己似乎就开始了怀旧。

屋里小桌上有碗稀饭和一个馒头，一个大婶伸头叫了一声，起来了？这是留给你的。喊罢就没影了。涂自强饿得厉害，坐在小凳上，几大口就吃得精光。昨晚喝了酒，他还没来得及吃口饭，就人事不知了。想想自己当时的状态，涂自强不觉笑了起来。

工棚外的太阳升得老高，热气扑面。新起的房屋距工棚不远，涂自强便走了过去。这是一幢小学的教室楼，要盖四层高。眼下已经起到了二层。涂自强见适才喊叫他吃早餐的大婶正拎着水泥桶往钩上挂，便过去帮忙。嘴上说，婶子，我大哥呢？他记起，这也是昨天晚上端菜的大婶。

那大婶说，这儿全是大哥，哪个是你的？